

長話短說

用表情符號溝通時代的來臨？

撰文 STEVE ALMOND

一個月前，我那即將年滿十歲的女兒喬西問我是否可以傳簡訊給戴夫叔叔。她想要向他道謝，因為大衛送了一個可麗餅的煎鍋給我們。往喬西的方向看去，自從他送了我們這個煎鍋，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使用它來做早餐。

所以我就借她我的手機，然後她就跑回她的房間去了。十五分鐘過後，她還在她的房間裡，拱起背，手指很忙地敲打手機的螢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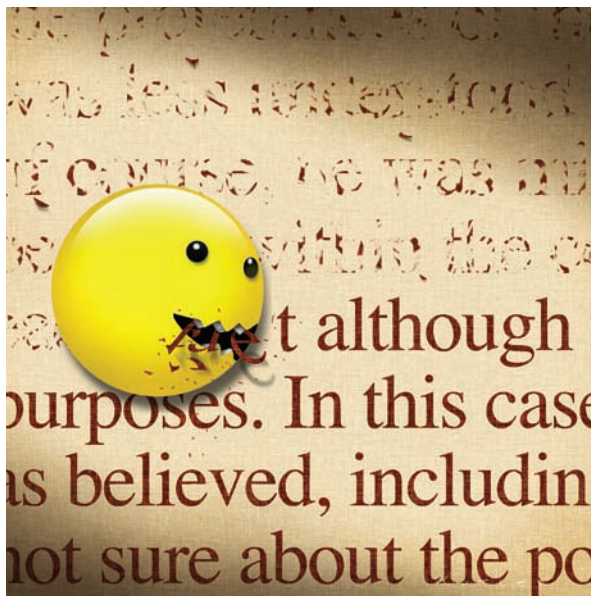
我問她：「你跟戴夫叔叔在互相傳訊息嗎？」

她回答：「沒有啊，我快好了。」

她又輸入了幾個鍵，接著手機「擦」的一聲，訊息便傳出去了。

我猜想她應該是傳了很長的一封訊息，至少應該都是文字吧，沒想到，她只短短的打了一行「謝謝你的可麗餅煎鍋」，外加一個驚嘆號，就結束了，伴隨在文字訊息後面大概 217 個以上的表情符號。

假如你不知道表情符號



是什麼，沒關係，我也是直到幾年前才知道那是什麼。表情符號是一種小小的，用圖像表示的符號，你可以用文字把他打出來，例如小小的黃色笑臉或愛心符號。

我自己也會傳一些表情符號給我太太，通常是一個飛吻的笑臉 😘，顯示在我手機的主選單裡。但是喬西不知怎地居然可以使用整個表情符號的圖庫，排列看起來眼花撩亂，令人頭暈。

我大概猜得到某些表情符號的意思，像是看起來像捲餅的符號代表的就是可麗餅。

她用了大約 67 個辣椒的符號，我也可以理解，因為戴夫的綽號是辣椒。戴夫得到這個綽號是因為小時候有一次他惡作劇，騙我吃了很辣的辣椒。我也了解我女兒為什麼會用爆米花、披薩、巧克力、餅乾等表情符號，因為那些是她最愛吃的食物。

但有一些確實是令人費解，37 輛小紅車？

她很雀躍地回答「喔，那些是給丹尼爾表哥的，他不是正在學車嗎？」

我問：「那這些是什麼？」

她解釋：「喔，是小雞從蛋裡孵出來啊。他們家不是有養雞嗎？我想問他們家的小雞孵出來了嗎。」

我問：「那這些猴子呢？」

「喔，我只是喜歡這些猴子，因為他們長得很搞笑。」我的女兒冷冷地看著我，眼神略帶一點鄙視跟憐憫，接著說：「爸，你為什麼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文字解釋呢？」

對啊，為什麼呢？作為一個一生致力於寫作的人來說，我禁不住地把喬西那奇怪的書信方式視為人類歷史進程的一個表徵。

要完整解釋這整件事，大概要從最一開始說起吧。一開始，文字出現。嗯，好吧，其實這麼說並不正確。一開始，就我們所知最古老的人類歷史，並沒有文字。一開始可能只有一些呼嚕聲跟手勢，可能還伴隨一些尖叫聲。然後，在某個時間點，我們的祖先開始在泥土地刻一些符號，也在洞窟裡的牆壁上開始畫一些壁畫。

然後大約在原始人開始學會使用工具的時候，當我們的兩隻手忙著拿這些工具時，我們便發展出一系列的標準音，方便我們互相溝通以及理解彼此想表達的意思，然後，我們發明了一些抽象的符號（文字），跟那些標準音結合，就演變成了字母。

當然，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有些文字是用圖像方式來表達，而並不是字母，像是古代埃及文字，蘇美文字，以及馬雅文字。

但是當一個語言發展開始變得穩定的時候，會有一個基本的趨勢發展：在越趨複雜的社會裡，我們也會發展出更複雜的語言習慣，來幫助我們解釋事情以及跟別人溝通。

這一切都合情合理，直到大概十年前。那時表情符號正式進入文化的詞典裡，而

且被大量使用的頻率簡直令人屏息的快速。四年前美國已有超過百分之七十四的人口使用表情符號。甚至還出現了只用表情符號溝通的世界，還出了一部相關的電影。甚至很悲哀的，有人很把整部白鯨記都翻成了表情符號。

現在的問題是，隨著這些表情符號的蔓生及發展，是不是也代表著我們又回到圖像表達的時代？如果是這樣的話，在文字文化的發展上，我們是不是處於倒退的狀態呢？

試著回答這些可怕🙄的問題之前，了解現代人如何在數位時代溝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螢幕已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溝通管道。根據美國皮尤民調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顯示，現今的青少年通常都使用簡訊（訊息）聊天（溝通），已超越任何的溝通方式，面對面溝通則排到第三位。

但這並不專屬於年輕世代的現象，想想看你自己的生活（型態），你每天透過社群網站，電子信箱，或傳送簡訊與人交流的頻率是多少，親自與人面對面交流的頻率又是多少？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與人溝通的方式正面臨巨大的改變，這個問題早在1960年心理學家 Albert Mehrabian 就已經體悟出來了，他提出，事實上我們心裡所想表達的意思跟我們所說出的話基本上是不完全相關的 (Mehrabian 指出只有百分之七相關連)。比

起說話的內容，我們如何表達才至關重要，包括了說話的語調，肢體語言，臉部表情，以及手勢。

也因為當我們用電子產品溝通時，這些非語言的溝通方式完全發揮不到功能，所以表情符號就取而代之變成表達我們心情好惡的系統。

當我問及班上的大學生有關於表情符號的問題時，他們總是讚賞使用表情符號簡單而且快速許多，畢竟使用表情符號你只要輕鬆的用手點一下圖，而使用文字表達的話你卻需要花時間一個一個字慢慢敲慢慢打。

我聽了實在覺得很荒謬，打個簡短的「我以你為榮，恭喜。」又能花掉他們多少時間。但五十歲的我所想的豈又能跟二十幾歲，打簡訊（短訊）長大的小孩的想法相提並論呢？

而且說老實的，我自己使用表情符號也是出於一個衝動。光是傳一個親吻的笑臉給我太太，就足以代表我想念她，我為她瘋狂，我等不及要回家親她的心情。

那為什麼不直接打字就好了？或者直接打給她？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正在往教室的路上，或有學生在等我，或有時候（我承認），我在等紅燈。


我大學班的學生也曾經跟我說他們覺得表情符號是一個安全牌。這代表了兩個意義，第一個是網路交流的那種距離感，當我們不面對面與

人交談時，總會有許多想像空間，造成許多誤解甚至敵意。而表情符號總是給人一種明亮，玩味十足，又有種極其樂觀的感覺，這無疑是一個消弭負面想像的方法。

但這個安全牌也代表著另一種意義：它讓人們在交流情感時不必帶著太明確的態度去面對彼此。

而正是這第二種情況，讓我感到擔憂。

有一個學生最近告訴我她跟其他大學來的交換生正在曖昧階段，某個星期六晚上他傳了個簡訊給她，問她要不要出來晃晃（還附加了一個酒瓶的符號），說他可能會需要一個地方住。

她答應他的請求，順便又給了一個笑臉；但隨後又覺得這樣好像會誤導那個男生，於是她在結尾又打了「別擔心，我有一個很舒適的…」然後附上一個沙發  的符號。結果他回她一個皺眉的表情，然後一個眨眼的表情符號。

她不知道那個男生想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後來那個男生就沒有出現了。

我們或許覺得好險，那位女學生躲過這樣一位追求者，但這故事的癥結點在於他們兩個同時都用了表情符號避免尷尬的情況發生，卻省略掉了很必要的談話內容，無法弄清楚男學生的來訪代表的意圖是什麼。

對我來說，這代表了兩

個矛盾的事實。

第一，人類的思想太複雜，抽象，而且有很多細微之處；光靠一個表情符號是無法充分表達完整的。我們還是需要文字來充分表達我們的心之所嚮。所以我並不像那些「科技宿命論者」一樣，相信表情符號終將取代文字。

第二，我們已經太習慣透過螢幕來溝通，它的便利性使我們成癮，讓我們漸漸地不再習慣表露真實的自我。

送出一個表情符號的確要比精確得表達我們的感受要

簡單且安全多了，但是就以我身為作家來說，我確定那些符號最終只會讓我們感到孤寂和疏離。

當然，我還是會繼續傳給我太太那一個表情符號，但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取代當面直接表達情感的方式，要直搗人心，就絕對沒有捷徑。

Steve Almond 為定期投稿人，同時也是一位作家，著作包含抵制美式足球——一位球迷不得已的心聲。

更正

敬愛的扶輪社友：

請容我藉此機會更正 2016 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87 頁扶輪社細則

4. 法定人數：進行選舉時必有的最低出席人數：決定社務時為本社社員人數的三分之二；理事會決定事務時為理事會理事人數之過半數。

紅字部分應按照英文版的 one-third，將中文改為三分之一。

敬請原諒。

Eiko Terao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 Asia
Global Communications
Tel 1.847.866.3491
rotary.org